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

太宗皇帝

受位 原闕

秦王事迹 闕

益毀之鬱鬱不得志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
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逾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
憤怨會如京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
發上詔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
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
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並發金櫃遂大感悟即留承
宗京師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
非矣　辛亥以普為司徒兼侍中始太祖傳位於上昭憲
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
美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昭授貴州
防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

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謀他日上嘗以
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
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為之也
王禹偁遺事云太祖孝於太后友愛兄弟曠古未有萬
機之暇召晉王秦王秦王上弟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
亦杜后所生今本傳言王是太祖乳母所生非也其有
旨哉及皇子南陽王德昭東平王德芳皆上子也及皇
姪公主等共宴太后閤中酒酣上白太后曰臣百年後
傳位於晉王令晉王百年後傳位於秦王后大喜曰吾
久有此意而不欲言之吾欲萬世之下聞一婦人生三
天子不謂天生孝子成吾之志令晉王秦王起謝之既

而后謂二王曰陛下自布衣事周室常以力戰圖功萬死而遇一生方致身爲節度使及受天命將適一紀無日不征無月不戰歷盡艱危方成帝業汝輩無勞安坐而成丕緒豈不知幸乎後各不得有負陛下吾不知秦王百年後將付何人秦王曰願立南陽王德昭后又喜曰是矣是矣然則陛下有此意吾料之亦天意也他日各不得踰踰者罪同大逆天必殛之上又令皇子德昭謝皇太后太后又謂上曰可與吾呼趙普來令以今日之約作誓書與汝兄弟傳而收之仍令擇日告天地宗廟陛下可以行之否上即時如太后旨召趙普入宫令製文普辭以素不能爲文遂召陶穀爲文别日令普告

天地宗廟而以誓書宣付晉王收之上崩興國初今上
立畫付秦王收之後秦王謀不軌王幽死書後入禁中
不知所之上子南陽王尋亦坐事逼令自殺傳襲之約
絶矣按禹偁遺事既與國史不同要不可信然廷美尹
開封德昭授貴州防禦使頗與太祖傳位之迹略同恐
昭憲及太祖意或如此故司馬記聞亦云太后欲傳位
二弟蓋當時多有是說也今兩存之所云趙普請使閤
數草誓書轉以相付則必不然今不取之秦王既幽死
誓書收入禁中南陽王尋亦坐事逼令自殺此尤謬不
知德昭自殺乃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死乃六年三
月而廷美七年三月始罷開封尹也大抵遺事言多鄙

近不似禹偁所爲或出於怨家仇人肆口謗訕託名禹偁故不可據信然亦不可全棄也兩存其說則祖宗盛德自著後世必知其誣矣又云廷美乃祖宗母弟則於昭憲顧命時已辨之江休復嘉祐雜志云祖宗口口各
相去十數歲生與遺事略同定明當時多有是說也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從之　七年三月或告秦王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若不果則詐稱病於府第候車駕臨省因作亂上不忍暴其事　癸卯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　壬子賜秦王廷美襲衣通犀帶錢千萬繒絹綵各萬疋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又賜留守判官閻矩河南府判官王遹錢一百萬　四月壬戌詔樞密使曹

彬餞秦王廷美於瓊林苑始赴西京以如京使柴禹錫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翰林副使楊守一爲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守一即守素也與禹錫同告秦王廷美陰謀事故賞之　乙丑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信罷爲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爲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真爲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責爲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責爲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秦王廷美及受其燕犒也榮未行或又告榮常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節帥遂削籍流海島　趙普既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上怒　戊辰責授多

進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當官趙白秦府孔目
官閻密小吏王繼勲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
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
滕中正雜治之多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
美去年廷美九月中又令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宮車晏駕
盡力事大王廷美又遣樊德明報口多遜受之閻密初給
事廷美左右上即位補殿直仍隸秦王府恣横不法言多
指斥王繼勲廷美尤親信之嘗使求訪聲妓繼勲怙勢取
貨賦汚狼藉樊德明素與趙白遊處多遜因之以結廷美
廷美又累遣趙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
語閻懷忠嘗爲廷美遣詣淮海王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

忠受傚私遺白金百兩金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盌錦綵羊酒詣其妻父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開封潘潾營燕軍校至是皆伏罪　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呪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　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趙白閻密王繼勲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皆斬於都門之外籍入其家財　詔秦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呼貴州防禦使德恭等仍爲皇姪皇姪女適韓氏去雲陽宫主之號右監門將軍韓崇業降爲右千牛衛率府率分司西京仍去駙馬都尉之號並發遣往西京就廷美安泊　中書舍人李穆與

盧多遜雅相親厚秦王廷美之為西京留守其朝辭笏記又稱所草也言事者劾奏之壬午責授司封員外郎著作佐郎劉錫知糧料院擅以米數十斛借秦王廷美丁亥上召錫詰之錫頓首稱死罪上怒命左右批數千委頓而止五月癸巳貶西京留守判官閻矩為涪州司戶參軍前開封府推官孫嶼為融州司戶參軍皆秦王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趙普以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李符上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丙辰降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命崇儀副使閻彥進知房州監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　八年正月壬戌上乳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涪陵縣公廷美之母也　雍

熙元年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頗自咎責因憂悸成疾而卒　正月丁卯房州以聞上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中心念之未始暫忘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柰何因悲泣感動左右乃詔追封廷美爲涪王賜謚曰悼爲發哀成服其後從下闕六字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軍器庫副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鞬左右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日者西池竊發之謀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於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黜朕

於廷美蓋無負矣言訖爲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四月癸未以涪悼王子德恭爲峯州刺史德隆爲濮州刺史優其供贍令勿失所宋琪曰悖逆子孫前代罕有存者陛下睦親推慈捨罪恤孤足以感動天地矣　雍熙二年正月以峯州刺史德恭爲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安定侯濮州刺史德隆爲右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諸弟皆隨赴治所令高品衛紹欽送往常俸外歲給錢三百萬以充公費命起居舍人韓檢右補闕劉蒙叟分爲二州通判　上臨遣之曰德恭等始歷郡政善裨贊之茍有闕失而不力正止罪爾等　至道三年三月真宗即位

五月戊戌追復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守兼中書令秦王

咸平元年閏三月詔擇汝鄧間地改葬秦悼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

太宗皇帝

諸王事迹

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己巳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諸議翊善侍講等官以戶部員外郎王適著作佐郎姚坦國子博士刑昺等十人爲之先是詔丞郎給諫以上官於常參官中舉年五十已上通經者備官僚適等被舉　九月衛王德崇改名元佐廣平郡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嚴改名元雋第五子德和改名元傑皇姪孫德雍改名惟吉魏懿王子也太祖甚愛之視如己子故與諸叔聯名上即位猶居禁中於是出閤始改名焉　己

酉元佐進封楚王元佑進封陳王元休封韓王元雋封冀
王元傑封益王並加同平章事　雍熙元年七月庚午上
謂宰相曰近有人上章言及儲貳者朕萬機之暇頗讀前
書備見歷代皇子蹤迹國家宗嗣豈不在心却緣事理之
間有所未可朕於諸子常加訓勵見令條屬悉擇良善之
士以輔翊之至於輿臺皂隸之輩並是朕親自選擇不欲
令姦險巧佞人在左右讀書自有常但緣年方幼少未有
成人之性且欲令在左右旦夕見好人更待三五年後各
漸成長自然別有道理朕於處馭必得其宜宋琪奏曰昨
日起居見諸王已下氣質沈厚舉止安詳進退折旋無非
得禮況又日親善道常近正人此蓋陛下慈訓所及實皇

家之福也　二年五月辛未以左拾遺觀成畢士安等四人爲諸王府記室參軍上召謂曰諸子長宮庭未聞世務必資良臣賢士贊導爲善使日聞忠孝之美卿等謹恪有行故茲遴選宜各勉之賜襲衣銀帶鞍馬　九月初涪王廷美既得罪楚王元佐獨申救之上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經時不朝請

龍川別志言太宗將立元佐爲嗣元佐辭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按太祖二子德昭卒於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卒於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月出閤時太祖之子無存者矣元佐雖封衛王蓋未嘗有建儲之議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發狂其發狂固不緣辭位

別志誤矣司馬光日記載宋敏求云廷美之貶元佐請其罪由是失愛日記蓋得其實矣

屢爲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必加手刃僕吏過庭往往彎弓射之上甚誨勵皆不悛是歲夏秋疾甚上深以爲憂是月疾小愈上喜因降德音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庚戌重陽召諸王宴射苑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暮陳王元佑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爲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宮煙燄未止上意火必元佐所爲也令攝赴中書遣御史按問置巨校於前元佐恐懼具對以實上遣入內都知王仁睿詔曰汝爲親王富貴極矣何兇悖如是國家典憲我不敢私

父子之情於是絕矣元佐無以對陳王元佑以下暨宰相近臣號泣營救上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代帝王子孫不率教者未嘗不扼腕憤恨豈知我家自有此事朕為宗社計斷不捨之遂下制廢為庶人送均州安置顧謂宰相曰比者內外安寧方思自適而元佐縱火實撓朕懷宋琪等對曰堯舜有丹朱商均此不足以累聖德元佐苟無心疾當不至是惟陛下開釋　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閤拜表乞留元佐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佐行至黃山召還寘於南宮使使者監護不通外事楚王府諮議趙齊王遹謝善戴元以輔導無狀皆請罪上曰朕教訓猶不從豈汝等所能輔導耶並釋不問

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太宗曰東宮所爲不法它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東宮亦有兵甲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隔絶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耳太宗以爲然及東宮出因搜其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擿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爲太子自是太宗眷注益厚此張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寇準傳所載也傳聞誤謬一至此蓋因廢元佐事耳淳化三年十月罷恭孝太子元僖初

無淫刑事也唐英書世多有之誤謬不獨此不可不辨
三年七月甲午陳王元佑改名元僖韓王元休改名元偓
冀王元雋改名元份十月甲辰以陳王元僖爲開封尹兼
侍中戶部郎中張去華爲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
爲推官並召見謂曰卿等朝之端士故兹選用其善佐吾
子各賜錢百萬及去華就遷左諫議大夫又令樞密使王
顯傳旨諭以輔成之意　四年八月水部員外郎諸王府
侍講邢昺獻分門禮選二十卷上採其奏得文王世子之
篇觀之甚悅因問入内西頭供奉衛紹欽曰昺爲諸王講
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
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上益喜賜昺器幣 下闕四字

端拱元年二月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爲荆南湖節度使進封襄王冀王元份爲威武建寧節度使進封越王益王元傑爲劍南兩川節度使上手詔戒元僖等曰朕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昭武皇帝南征屯於楊泰等州朕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踣者甚衆太祖駐兵六合聞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從周世宗太祖下瓦橋關瀛莫等州亦在行陣暨太祖即位親討李筠李重進朕留守帝京撫鎮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權歲餘尹開封府尹歷十六七年民間稼穡君子小人真僞無不更諳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絶畋遊之樂内鄙聲色之娱真實之言故無虚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宫

民庶艱難人情善惡必恐未曉明說其本豈盡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言納諫每著一衣必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於啟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我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以不察也　庚戌以皇第六子元偓為左衛上將軍封徐國公第七子元偁為右衛上將軍涇國公　御史中丞嘗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元僖不平訴於上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劾願寬宥上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汝為開封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　淳化二年上

嘗詔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但近世澆薄若建立太子則宮僚皆須稱臣宮僚職次與上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蓋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選不令姦巧險佞在其左右讀書課書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於是右正言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閤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狂率上怒甚將加竄殛以懲躁妄而沆又宰相呂蒙正之妻族蒙正所擢蒙正首以援引親暱竊祿偷安罷相責宋沆為宜州團練副使　三年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早朝方坐殿廬中覺體中不佳遂不入謁徑歸府車駕

遽臨視疾已亟上呼之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上哭之慟左右皆不敢仰視追贈太子謚曰恭孝元僖性仁孝姿貌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上尤鍾愛及薨追念不已或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以示近臣未幾人有言元僖爲嬖妾張氏所惑專恣捶僕妾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又言元僖因誤食他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上怒命縊死張氏捕元僖左右親屬繫獄令皇城使王繼恩驗問悉決杖停免掘燒張氏父母冢墓親屬皆竄遠惡　丙辰詔罷冊禮但以一品鹵簿葬焉及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號

張唐英作寇準傳見上按準淳化三年已為樞密副使元僖既死太宗愛始衰元僖無恙時固未嘗建東宮不知唐英何所據誣謗特甚今不取淫刑事蓋因楚王元佐已見雍熙二年九月

開封府判官右諫議大夫呂端推官職方員外郎陳載坐裨贊無狀端左遷衛尉少卿載殿中侍御史許王府諸議工部郎中趙令圖侍講庫部員外郎閻象並坐輔導無狀免所居官仍削兩任上始追捕許王察吏將窮竟其事左諫議大夫魏羽乘間言於上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笞爾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此也上嘉納之由是被劾者皆獲輕典　十二月庚申以右諫議大夫魏庠

知開封府　五年二月己酉以兩川盜賊徙封益王元傑爲吳王領淮南鎮江節度使初考功郎中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稱歎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强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剎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上亦爲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於上者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爲命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

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起居曾不得自便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爲善爾令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耳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爲群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

石介聖政錄謂聞坦語亦毀山者真宗也蓋誤以元傑此事爲封兗王時故耳據本傳乃元傑爲益王時元傑二十三歲自益改封吳真宗初乃自吳改封兗其封益時才十二歲故太宗得云王年少不知出此也本傳載此事殊不詳頗譏坦訐直蓋真宗嘗召坦戒令婉辭非太

宗也本傳但云上不云真宗疑傳亦以上為太宗也今並從聖政錄及司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猶以益王為究工今改之

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　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斯言也爾宜識之詔升壽州為國列於晉國之下蕪國之上　十一月丙戌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為左諫議大夫與右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

員外郎夏侯嶠並為推官徹之等入謝上召升殿賜坐諭以輔導之旨

至道元年正月始命司門員外郎開封孫嬪為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言唐文宗朝宰臣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降殺之禮請改為奉諸王講讀今皇姪皇孫皆列職環衛請以教授為名從之

立太子 王繼恩邪謀附

端拱元年二月己酉以屯田員外郎楊礪為庫部員外郎充襄王府記室參軍礪鄠人周廣順初遊澶州持所為文謁世宗嘗獨處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目礪曰汝能從我遊乎礪即隨往頃之覩宮衛嚴邃若非人間見大殿上真人服王者衣冠秉圭南向捴三千餘衆礪升殿禮謁最上者

前有案置籍錄人姓名磯見已名居上因請示休咎真人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為汝主也磯問之天尊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亦顯矣磯再拜寤而志之磯初名勵以夢覩籍中作磯字遂改焉至是受命謁見藩府歸謂諸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即來和天尊也

淳化二年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但近世澆薄若建立太子則宮僚皆須稱臣職次與上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蓋諸子沖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擇不令姦巧險佞在其左右讀書課書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 餘見上

五年九月崇儀副使王得一嘗入對禁中或至夜分頗敢言外事又潛述人望請立襄王為皇太子　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制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恒大赦天下文武常參官子為父後見任官賜勳一轉詔皇太子兼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貳斯禮之廢將及百年上始舉而行之中外胥悅初參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足創甚自發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準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　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宦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上俛首久之

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對曰非臣所知也上遂以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真社稷之主也上聞之召準謂曰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曰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顧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也上趨宮中語后嬪以下六宮皆前賀上復出延準飲醉而罷以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兼左庶子右諫議大夫畢士安兼右庶子並為開封判官如故徙左庶子裴祚為光祿少卿右庶子慎從吉為衛尉少卿少詹事宋雄為光祿少卿先是以東宮官為散秩使祚等處之既立太子悉改授他職　癸巳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諮詢

至等上表懇讓詔不許至等入謝上謂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爲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至於禮樂詩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爾至等頓首謝以兵部郎中喬維岳兼左諭德水部郎中楊礪兼右諭德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夏侯嶠兼中舍並爲開封府推官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繼英兼領之然謁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爲蓋執政之失也　丁酉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爲册皇太子禮儀使有

司旣定冊禮又言唐制宮臣參賀太子皆舞蹈開元始罷之故事百官及東宮接見祗呼皇太子上牋啓即稱皇太子陛下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常所行用左春坊印宮內行令又按唐制凡東宮處分諭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奉行書按畫日其與親友師傅書不用此制今請如開元之制宮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伏緣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即署皇太子位具當申中書樞密院狀祗判官等署餘斷按及處分公事並畫諾詔改諾為準餘皆從之又言百官見皇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餘悉受拜宮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皇太子

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冊畢見皇
后儀詔止用宮中常禮　九月丁卯上御朝元殿冊皇太
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自東宮常服乘馬赴朝元門
外幄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受冊寶
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服詣宮
參賀自樞密使內職諸王宗室師保賓客宮臣等畢集皆
序班於宮門之外庶子版奏外備內臣褰簾皇太子常服
出次就坐諸王宗室參賀再拜訖垂簾皇太子降坐還次
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樞密使內職師保賓客而下以次參
賀皆降階答拜訖升坐受文武宮官宮臣三品以下參賀
庚午具鹵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　十

月乙亥皇太子請宮僚稱臣許之　丙子皇太子言臣先與元份等同候朝於崇德門西廡中令遷在門東堂相直廡內伏乞仍舊庶因辨色之會時接同氣之歡上覽奏謂宰相曰太子孝悌之性出於自然深可嘉者因降詔從所乞　二年二月戊寅以越王元份為杭州大都督兼領越州吳王元傑為揚州大都督兼領壽州己卯以徐國公元偓為洪州都督鎮南節度使涇國公元偁為鄂州都督武清節度使　庚辰以皇姪孫左羽林大軍將軍惟吉領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擬車服賜予皆與諸王相埒自餘王子不得與侶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　三年二月上不豫戊午始詔文武百官並於崇政殿起居自皇太子親王

及諸軍校分為七班皇太子諸王文武羣臣以上不豫各於佛寺修齋祈福　三月癸巳上崩於萬歲殿參知政事温仲舒宣遺制真宗即位柩前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上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楚王元佐頗間上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上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繼恩白后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即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亟入宮后謂曰宮車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論后默然上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王繼恩等謀廢立實錄國史紀不見其事迹蓋若有所
隱諱今據呂誨集正惠公補傳及司馬光記聞增修補
傳所載比之記聞尤詳也
甲午命給事中畢士安權知開封府　夏四月乙未朔尊
皇后為皇太后大赦天下　丙申出大行遺留物賜宗室
近臣有差　戊戌始見羣臣於崇德殿西序命越王元份
為山陵使　庚子賜百官銀帛有差　癸卯宰相呂端加
右僕射皇弟越王元份為永興鳳翔節度使進封雍王吳
王元傑為武寧泰寧節度使進封兗王並兼中書令鎮南
節度使徐國公元偓進封彭城郡王武昌節度涇國公元
偁進封安定郡王並同平章事皇第八弟元儼為左衛上

將軍封曹國公　四月辛酉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邪謀旣露上新即位未欲窮究之而旦草行慶制詞頗恣胸臆多所溢美上故先絀之　五月甲戌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昌齡責授忠武行軍司馬宣政使桂州觀察使王繼恩責授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安遠節度行軍司馬胡旦削籍流潯州　太宗之即位也繼恩有力焉太宗以為忠自是寵遇莫比繼恩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事薦外朝臣故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輒與往來每以多寶僧舍爲期潘閬得官亦繼恩所薦也閬者傾險士嘗勸繼恩乘間勸太宗立儲貳爲他日計且言南衙自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

即謀所立宜立誠王之不當立者南衙謂上也繼恩入其說頗惑太宗訖立上聞尋坐狂妄絀太宗疾革繼恩與昌齡及旦更起邪謀呂端覺之謀不得逞上既即位加恩百官繼恩又密託旦爲寢辭旦已先坐絀於是并逐三人者詔以繼恩潛懷凶慝與昌齡等交通請託漏泄宮禁語言也尋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結及通書疏者一切不問後二年繼恩死於貶所

實錄與國史並不明著繼恩等罪狀但具錄甲戌詔書蓋當時有所避耳詔稱昌齡恣行請託深亂朝綱繼恩潛懷凶慝附下罔上結黨朋姦亦可畧見其不軌心迹潘閬納說繼恩此據倦游雜錄稍刪潤之湘山野錄及

筆談載闕與盧多遜同謀立秦王蓋誤以繼恩爲多遜

楚王爲秦王傳聞不審也

六月甲申以皇兄元佐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上始欲幸元佐第元佐固辭以疾曰雖來不敢見也自是終身不復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

太宗皇帝

趙普復相

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壬申河陽三城節度使趙普來見赴

太祖山陵　乙亥授太子少保留京師　六年九月太子

太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

普遷太子太保正史實錄百官表並不記太宗所撰神

道碑云戢靜妖氛爰覃爵賞普蓋從征晉陽以功遷秩

也當在太平興國四年冬十月行狀則云三年郊祀後

遷太子太保合從行狀

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

婚禮未逾月乃遽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懟會如京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召問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遂大感悟即留承宗京師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　辛亥以普為司徒兼侍中

實錄云即日復相則恐未然正史稱未幾復相當得其實也丁謂談錄則云上元夜召普觀燈即命為相亦與正史不合今不取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從之十一月己未宰相趙普

封梁國公　七年四月趙普既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上怒　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　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　八年十月乙酉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爲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殿上賜普詩普捧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上動容答之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力朕布素時與之遊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卧治因詩導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來世得

効犬馬之力臣既聞此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盡善矣　雍熙四年二月丙申徙趙普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改封許國公　端拱元年二月庚子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趙普爲太保兼侍中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先是普再入相方立班宣制工部侍郎同知京朝官考課雷德驤聞之手不覺墜笏遽上疏乞歸田里又請對具呈所以上勉諭良久且曰卿第去朕終保全卿勿以爲慮德驤固下閤京普官考課仍奉朝請特賜白金三十兩以慰其心　三月樞密副使趙昌言鹽鐵副使陳象輿

青罷(見馬周) 上待昌言厚垂欲相之會普以舊相復入惡昌言剛戾難制因是請加誅殛上特寬宥昌言既責普又請行後命上不許乃止普始為節度使貽書臺閣體式皆如申狀得者必封還之獨象輿不卻普謂其慢己故被重譴 請誅侯莫陳利用(事見侯莫陳利用) 或云普中書接見羣官必語次繹尋有言人短長者既退即命吏追錄事發引以為証由是羣官悚息無敢言者中書事益壅蔽 七月戊戌上謂趙普曰卿耆年觸熱固應不易自令長春殿對罷宜即歸私第頤養俟稍涼乃赴中書視事普頓首謝 二年四月辛未幸宰相趙普第視疾 淳化元年正月太保兼侍中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中

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問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致仕上不得已戊子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普傳云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州使圖李繼遷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為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為同列所窺不得專決因稱疾遂罷相按保忠卒與繼遷相口此時未也論者何咎普太早耶又併言為同列所窺當是呂蒙正及辛仲甫王沔等也按普去後沔始專政此時抑亦未敢疑普直以病自求免耳今並削傳語更俟考之

三月趙普既除西京留守被病不任朝謁三上表懇辭上手詔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煩固辭俟首

延有日當就與卿別普奉詔泣涕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上嘉納之　乙未車駕幸普第普將發故也　三年二月趙普三上表乞致仕　三月乙未制以普爲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料令養疾俟愈日赴闕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持詔賜之　四月丁丑遣使賜太師趙普羊酒手詔問勞之　七月乙巳太師贈尚書令眞定忠獻王趙普卒前一歲普生辰　上特遣其子右羽林大將軍承宗齎器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普疾遂增是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婿左正言直昭文館新安張秉賜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

神為降語曰趙普開國忠臣久被病亦有寃累耳寃累蓋指涪陵悼王也潛還普力疾冠帶出庭中受神語涕泗感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豈當咎余但願速死口面論於幽冥以直之是夕卒　己酉上聞訃悲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最為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不足衆人所知朕君臨以來每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効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聞其喪逝悽愴之懷不能自已因出涕左右皆感動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使為尼上再三諭之不能奪皆賜以名號又親撰神道碑書以賜焉

按神道碑普以七月十四日卒十四日乙巳也己酉十

八日上始聞訃耳

寇準參政

淳化二年三月先是上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証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贓數萬計吉既受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母弟止杖於私室仍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暵之災殆不虛發也上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　四月辛巳以樞密直學士寇準為樞密副使　九月參知政事王沔以弟淮故數為寇準所詆丁丑罷守本官　翰林學士宋白女弟適王沔沔既罷政寇準欲并白去之復言白家用金器蓋舉子所賂其實奉詔

撰錢惟演碑得塗金器耳是日白出爲保大行軍司馬
樞密使王顯居位十年方蕃戎寇邊河決近郡機務繁急
朝夕咨訪顯無術略不任職及寇準溫仲舒爲副使皆銳
鋒氣多慢顯顯護短尚有誤失終不肯改上面詰之癸卯
罷爲崇信節度使遣之任　甲辰以樞密副使溫仲舒寇
準同知樞密院事張遜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
四年六月壬申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張遜責授右領
軍衛將軍左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寇準罷守本官遜素與
準不協數爭事上前上將罷之他日準與溫仲舒同出禁
中歸私第道逢狂人迎馬首呼萬歲右羽林大將軍判官
左金吾王賓故與遜俱事晉邸遜嘗保舉賓雅相厚善又

知遜與準有隙因奏言民迎準馬首呼萬歲既而遜等奏事上詰之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遜執賓奏斥準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上怒故貶遜而罷準十月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知青州上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當以爲樂也累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揣帝且復召用準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知亦念陛下否上默然　五年十月乙亥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　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同德者事君之大節也倘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呂端爲右諫議大夫

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　至道元年四月癸未翰林學士張洎爲給事中參知政事初寇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爲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已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爲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薦洎於上上亦欲用洎又知其在江表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焉翰林待詔尹熙古等皆江表人洎嘗善待之　上一夕詔熙等侍書禁中因從容問以佑得罪之故熙古言李煜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遂洗然而準又數薦洎不已既同執政洎奉準愈謹事一決於準無所預專修時政記甘

言善柔而已　戊子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埒先其位宜合而爲一遇宰相使相視事及議軍國大政并得升都堂先是趙普獨相太祖將置參知政事以佐之其後普恩替始均其任旣而復有釐革呂端初與寇準同列及先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凡餘慶任參政日悉與宰相同願復故事上特從其請亦以慰準意云　二年七月丙寅參知政事寇準罷爲給事中先是郊社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者及不知者即叙進焉廣州左通判右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拯嘗與準有隙故準益抑之惟節自

以素居拯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升
惟節於拯上切責拯仍特免勘罪拯忿曰上日閱萬幾寧
察此細事蓋寇準弄權耳因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吏除
拜不均凡數事又封中書劄子以進而嶺南東路轉運使
康戩亦具奏且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心德之
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胷臆亂經
制皆準所爲也上大怒準適祀太廟攝行事召端等責之
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於除拜專恣實準所
爲也準性剛強自任臣等忝備大臣不欲忿爭慮傷國體
因再拜請罪上又曰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
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趙普在中書其堂帖勢力

重於勅命尋亦令削去令何爲却置劄子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耳張洎對曰劄子蓋中書行遣小事亦猶京百司有符帖口牒若廢之別無公式文字可以指揮上曰自今大事須降勅命合用劄子亦當奏裁方可施行也既而準入對前殿上語及馮拯所訴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除拜上曰若廷辨是非又深失執政之體矣準猶力爭不已上先已厭準因嘆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領論曲直於上前上益不悅遂罷之尋出知鄧州十一月參知政事張洎始因寇準得進奉之唯謹及議事不稱旨恐懼欲固權位時上已嫉準專恣恩寵衰替洎慮一旦同紐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多誹言準色變不敢自

辨上由是大怒準旬日果罷政未幾洎被病家居滿百日癸巳力疾赴朝謁方就列踣於上前左右掖起之因上表求解職優詔不允　三年正月參政張洎罷爲刑部侍郎

獎用賢臣

田錫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壬寅以左拾遺直史館田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三朝廷大體者四即賜詔書因賜錢五十萬或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遠譏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耶至河北復驛書言邊事　八年十二月權知相州上疏言莞榷貨財綱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頻

永熙元年八月知睦州上疏言日近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　四年爲起居舍人獻乾明節祝壽詩上覽之謂宰相曰錫有文行敢言事真可賞也因和而賜之又上書請東封太山即命錫守本官知制誥錫好直言上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悅益重焉

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知制誥田錫奏疏言邊將辨邊事用間諜發兵備糧等事　八月癸亥開寶寺浮屠工畢巨麗精巧錫嘗上疏諫其言切直者則曰衆以謂金碧熒煌臣以謂塗膏釁血上亦不怒　十月田錫因旱降詔引咎責躬等事疏奏上不悅宰相亦怒錫疏有燮調倒置等語尋罷知制誥以戶部郎中出知陳州　淳化五年八月兵

部員外郎田錫奏疏言制科鄉飲及建儲后正官名等事
至道三年七月丙寅直集賢院田錫應詔言捨靈武安
關輔翌日又言務廣大圖幾微等事上他日謂宰相呂端
曰羣臣奏對惟田錫康戩陳詞不繁指事尤切　咸平元
年二月先是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出知泰州未之任
會星變上疏言去年靈州之役關西民之死者十五萬此
政化湮鬱之大者疏奏即日召對移晷將行又貢封事復
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歸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
傳赴闕再遣中使所錫予甚厚　錫論星變本三月七日三
年三月知泰州田錫奏疏言選擇武臣旌獎助穀救民之
家放稅賦免徭役等事　五年田錫權幹當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駮事後三日錫奏請訪宰相樞密以決勝千里之籌錫再掌銀臺每覽天下章疏有言民饑盜起及詔勅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　丙寅田錫言民有餓死者乞引咎罪己然後振廪給貸以救其死　五年十月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令中書檢尋轉對與奬諭或改官　六年二月田錫言建儲事　三月田錫言曹單等州縣集彊壯事　五年乙未以兼侍御史知雜事田錫為右諫議大夫仍遣中使諭錫曰第安心著述必無差出欲升殿聽先奏尋又命錫兼史館修撰　六年十二月辛未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田錫卒錫耿介寡合嚴恭好禮居公廷必危坐終日未嘗有懈容慕魏證李絳之

爲人及居諫署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疏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也言苟獲從吾幸大矣豈可藏副示後誇將賣直耶悉取焚之臨終自作遺表猶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居理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嬰疾以來朕日遣太醫診療卒不能起盡心匪懈終始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不顧其身惟國家是憂孰肯如此朕每覽其章必特召與語以奬激之錫嘗慮奏疏不得速達遂令每季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聞而所修二書竟弗克就深可惆也

壬申優詔贈工部侍郎時賙賵加等以其子將作監主

薄慶遠慶餘並爲大理評事給俸終喪命有司錄其事布告天下其後錫妻亡亦詔二子不絶廩給

蘇易簡

淳化二年十月辛巳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上嘉之賜詩二章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昭示無窮上復爲眞草行三體書書其詩命待詔吳文賞刻之因徧賜羣臣以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牓於廳額上曰此永爲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三年正月辛丑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爲常制　四年七

月丙辰朔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欹器屬小黃門宣事容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上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邈所作即取至便坐上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謹終如始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甚　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爲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夐絕倫等或一日至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參政乃以易簡爲承旨賜賚與參政等上意欲遵舊制遂正台席且俟

稔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　十一月參知政事蘇易簡數振舉翰林中故事前為承旨時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上不復有款接之意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也　至道元年參知政事蘇易簡罷為禮部侍郎以張洎多攻其失也　二年禮部侍郎蘇易簡嗜酒初入翰林告謝日飲已半酣其後沈湎不已上嘗因接見諷約深切易簡垂涕再拜翌日復具表稱謝上親批答以申奬勵又草書勸酒戒酒二詩賜

易簡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或休暇在第賓
容候之則已醉矣　十二月易簡卒上曰易簡竟以酒敗
深可惜也

呂蒙正

淳化五年正月上元觀燈上御乾元門樓賜從臣宴語呂
蒙正曰夫否極則泰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
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罹掠奪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
者恐懼當時謂無復見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麤
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
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
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

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他日
上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
名上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亦不許他日又
問蓋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奏書於地曰何太
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
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
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揩笏俛首拾其書徐懷之而
下上退謂親信曰是翁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
復命大稱旨上於是益重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奪
之志蒙正初為相時全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
言於上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賕乃蒙正未第時匄索於

紳不能如意致其罪耳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黙之於是蒙正復爲相上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

錢若水

至道三年六月乙巳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爲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効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太宗然其言及劉昌言罷太宗謂趙鎔等曰見昌言否鎔對曰屢

見之上曰涕泣否對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太宗曰大率如此當進用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汍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泗蓋鎔等迎合上意耳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人臣當竭節以保富貴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亦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品崇重又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巖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苟貪官祿誠不足以自重太宗默然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人主將俟滿歲即移疾會春旱太宗焦勞甚若水不敢言旣而西邊用兵越明

年太宗宴駕章不果上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占謝便殿命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數刻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胷中豁如也

談苑載若水辭位事甚美但頗顛倒又誤以對呂蒙正寂寞事爲劉昌言按昌言罷樞密在蒙正罷相前三月蒙正罷相時昌言已在襄州矣今皆口正之又田書記若水事云王曾罷㐲章聖語若水若水憤而出被道士服歸嵩山此尤整令不敢

貽斥邪條

盧多遜

開寶六年十一月少府監致仕盧億惡其子參知政事多遜所爲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　太平興國七年趙普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廉詢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上怒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見秦王陰謀　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呪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幷家屬流崖州多遜累世墳墓在河内未敗前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異之及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

事多遜因與語姫不知其爲多遜也多遜曰姫自何來此

姫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蠹賢怙勢恣行不法無所避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彌德超

太平興國八年正月先是上念征戍勞苦月賜緣邊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駐泊都監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樞使密曹彬秉政歲久能得士衆心臣適從塞上來戍卒皆言月頭銀皆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餒死矣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之參知政事郭贄極

言救解上不聽戊寅彬罷爲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己卯以
德超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初德超譖曹彬事成
則得樞密使及爲副使大失望時東上閤門使開封王顯
同日爲宣徽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官與柴禹錫同禹錫
班在上故德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
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名位汝輩何人反居我上
更令我効汝輩所爲我實恥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
度上無執守都爲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命膳部
郎中知雜御史滕中正即訊之德超具伏　四月壬子德
超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右拾遺直史館開封李韶德超壻
也亦坐責爲殿中丞知丹徒縣德超既敗上悟曹彬無他

待之逾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致大事夙夜循省内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

王延範

雍熙二年十二月丙辰宰相宋琪罷守本官樞密使柴禹錫授左驍衛上將軍初上令琪娶馬仁瑀寡妻高繼冲之女厚加賜予以助納采而廣南轉運使王延範者高氏之踈屬也時知廣州鄆城徐休復密奏延範謀不軌且言依附大臣無敢搖動上將達使案鞫會琪與禹錫入對上問

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試稱延範彊明忠幹尙錫素與琪相結旁奏與同上意琪等交通不欲暴其狀止以琪素好詼諧無大臣體尙錫不能輸誠奉公故罷其政柄　三年三月廣南轉運使司門員外郎王延範性豪率尙氣尤好術數先為梓州通判日有妖人稱杜先生以左道惑衆語延範曰汝意有所如我當陰為助延範心喜鑄黃金為杜象常頂戴焉自是所為益恣橫後為江南轉運使有劉昂者賣卜於吉州市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仝日有徐肇推九宮算法□□□肇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辯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仙人眼龍耳虎頭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

即日當乘四明輦及至嶺南愈驕蹇自任不守法度又擅
部諸州遇猛獸伏於路從吏皆恐懼不敢進延範獨拔戰
逐而刺殺之益以此自負與廣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
監丞雷說會宿共觀天文延貴指西方一星曰所謂火星
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延貴實不知星入南斗者乃太白
也說因出南斗經證之延範久與監市舶祕書丞陸坦計
議會坦代歸延範寓書左拾遺韋務昇為隱語偵朝廷機
事懷勇小將張霸給使於轉運司延範因事杖之霸素知
延範與知廣州徐休復不協詣休復告延範將謀不軌及
諸不法等事休復馳奏之上遣高品閻承翰乘傳會轉運
副使李琯暨休復雜治考掠過苦延範具伏於是與坦等

俱弃市廣州籍入延範家財務畀除名配商州延貴等皆決杖賜張霸錢十萬延範家富狀貌奇偉喜任俠驕傲部內官吏常奴僕視之復峻於刑責其下多怨感日者邪說以冀非望故及於戮

馬周

端拱元年三月樞密副使工部侍郎趙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學善度支副使董儼知制誥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會昌言第京師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僑書人翟穎者姦險誕妄素與旦親狎旦知穎可使乃為作大言狂怪之辭使穎出之仍為穎改名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排毀時政自

爲可爲天子大臣及力舉十數人皆公輔之器昌言内爲

之助人多識其辭氣知旦所爲也李昉既坐黜趙普秉政深

疾之先是有翟馬周者擊登聞鼓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

書平章事李昉位居元宰屬北兵入寇不憂邊思職但賦

詩飲酒并置女樂等事是年二月庚子昉罷爲右僕射開

封府尹許王元僖使親吏儀贊廉得其事白上捕馬周繫

獄開封府判官張去華親窮治之馬周具伏上起詔決杖

流海島甲戌責昌言爲崇信節度行軍司馬象與復州團

練副使儼海州旦坊州顥虢州司户參軍

侯莫陳利用

端拱元年三月太平興國初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城多變

幻之術眩惑閭里樞密承旨陳從信得之亟聞於上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驟加恩遇累遷至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寵澤莫二遂恣橫無復忌憚至於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依附者頗獲薦用士君子畏其黨而不敢言於是趙普使人廉得其專殺人及他不法事力於上前發言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具伏乙亥詔除名流商州仍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再用有殿中丞竇諲者儀子也嘗監鄭州榷酤於是與班列言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黃羅袋遣州黃河清鄭州將用作詩題試解舉人利用判試官狀言甚不遜普聞之召至中書詰得其實復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使宋沆初籍利用

家獲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普因勸上曰利用罪大責輕未塞天下望有之何益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天下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商州旣而悔之遽使馳傳貸其死使者至新安馬旋濘而踣掀於淖而出換他馬及至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陳廷山

端拱元年閏五月初右領軍衛大將軍陳廷山出護冀州屯兵知州石熙古誣奏廷山縱部下卒劉福等於大焚民家詔誅福等徙廷山知平戎軍自是廷山日夕憂懼心懷怨望與親吏口翊翟贊馬夢正等謀爲帛書置蠟丸中遣

部曲田勍齎入契丹召其大將于越令入寇廷山內爲之
應知霸州大原石賦察知之會契丹亦遣諜者以蠟書報
廷山約入寇之日諜者至霸州反以其事報賦即遣戰棹
都監侯廷濟捕廷山至闕下鞫夢正聞捕皆自殺廷山至
上親問得實詔左諫議大夫李巨源判大理寺虞部郎中
張似雜治之獄具大理正李潤之齎按就中書刑房堂後
官李文議廷山謀叛未上道發覺當絞遣小吏就大理寺
印用之似初不預其議因上疏言廷山具伏使棣筠等四
人作文字田勍送入契丹請發兵三五千人於某處應接
駐泊于越陣於某縣令輕騎自瀛州縱口以誘崔翰說敵
引兵南來廷山將所部同入幽州據此即與謀叛口異廷

山當斬上大怒責宰相呂蒙正等并召佖巨源與宰相廷議呂蒙正固執潤之所定爲允佖曰臣祗能盡心於陛下不能苟容於宰相以曲法也詔從佖議六月丙辰廷山伏誅磔於市三日贊等皆腰斬緣坐者免死籍没其家

王淮

淳化元年三月崇儀副使王維德殿中丞王淮宦者懷志同掌香藥榷易院爲部下所告犯贓錢二百七十六萬淮參知政事沔之同母弟也事發自度當死遂亡命匿於青州别墅有司名捕踰月不獲沔方得幸頗懲憤因上表待罪獄已具惟德等皆坐弃市上以沔故盡貸其死甲子黜惟德爲殿前承旨淮爲定遠縣主簿懷志杖脊配隸忠靖

後數月淮乃自歸沔以聞詔令沔就私第杖淮一百違之任　二年三月上以歲旱書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數萬計吉既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弟止杖於私室仍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暵之咎殆不虛也上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初趙普出守西京呂蒙正以寬簡自任至沔怙恩招權政事多決於沔沔聰察敏辯善敷奏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羣官謁見必甘言以啗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矣　二年九月丁丑參知政事王沔罷沔以弟淮故數為樞密副使寇準所訟上亦厭沔任數好作非廊廟器故罷其政事沔奉詔見上

涕泣不願離左右不數日鬚髮盡白

趙昌言

淳化五年八月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慰撫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無使滋蔓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擁重兵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持博局棊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食玩寇轉餉稍不給軍士亦無鬪志餘賊屏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上屢遣使督戰意頗厭兵會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書因召對滋福殿上謂之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上意遂言國

家士馬精强所鄉無不克顧此草竊不足仰煩宸慮即於
上前指畫攻取之策上甚喜癸卯命昌言爲川峽兩路都
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言懇辭上不許厚賜遣行
别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畧焉九月先是有峨眉山僧茂貞
者以術得幸嘗言於上曰趙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
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既旬餘或又奏昌言素有重名
又無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上亟幸北苑門召宰相
謂曰昨遣昌言入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蓋蜀賊小醜昌
言大臣不可輕動宜令且駐鳳翔爲諸軍聲援但遣內侍
押班衛紹欽齎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
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　至道元年正月趙昌言之出使

也意氣甚盛王旦與昌言外弟光祿寺丞石中立追錢於
路昌言一揖而去旦語中立曰婦翁此行得免禍幸矣敢
望成功耶既而有詔止昌言不聽入蜀留鳳翔百餘日或
又告昌言夜抵鳳翔官吏迎謁不及遂斬關而入上不喜
癸亥以昌言為戶部侍郎知鳳翔府罷知政事始昌言在
中書與蘇易簡不協多忿爭上前上頗優容之昌言既罷
八十日易簡亦罷
按本傳所載如此則去年謂昌言不可入蜀者決非寇
準或易簡也故詳錄之傳云口昌言踰年易簡亦罷誤
矣其實八十日適出使才二百餘日也
趙普

至道元年正月初趙贊自京北罷官歸才數月上復令贊鈎校三司簿領贊自選置吏十數人爲耳目專伺察中書樞密院及三司事乘間白於上上以爲忠實無他腸未察也會改創三司官屬以贊爲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有鄭昌嗣者亦起三司走吏稍遷侍禁嘗奉使西川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上頗嘉其直會官市物吏多因緣爲姦列肆累詣闕封訴之乃特置雜買務使昌嗣監領昌嗣因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親比互相表裏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職由是益恣橫所爲皆不法上頗知之問左右左右畏贊等無敢言其過惡者時上清宮成車駕初臨視尚未許衆遊觀宮中王皇閤尤

嚴遜他人不得至會上元張燈贊與昌嗣率其黨數人携妓樂登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官不能禁止因以其事聞上怒已先知其恣橫猶疑之至是愈信丁卯詔削奪贊官爵并一家配隷房州昌嗣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並於所在賜死中外莫不稱快上因謂近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不能絶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以前世皆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為自安之計如昌嗣輩奔走賤吏不足言也始贊復用勢益盛怨張齊賢切欲報之齊賢殊不屑意及是人始稱伏焉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劉昌言與贊素厚

善前在河南嘗保任之贊被罪昌言心不自安上因言近侍中亦有與贊交通者昌言蹶然出位頓首稱死罪上曰卿勿憂也然頗惡其為人戊辰昌言罷為給事中

王壺野史載劉昌言春衰上謂左右劉昌言奏對皆操南音朕一句理會不得遂出守蓋不知昌言所以得罪故云爾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